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_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_臣李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上十六

明梅鼎祚輯

梁

七

陶弘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隱句曲山敬重佛法朝夕賦悔恒讀佛經

答釋曇鸞書

曇鸞或為竺未詳其氏雁門人出家五臺因注大集經感氣疾欲學佛法

慮年命促減承江南陶隱居者廣博弘瞻遂達梁朝求諸方術乃致書通問及接對欣然酬以

仙方十卷辭還觀境魏主重之號為神鸞焉終平遙寺法琳辨正論作大鸞

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真
應來儀正介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聆警錫

也

續高僧傳

去月一作去朔將由作或由
故使作故致具陳作采汲斂思作儼思

陸倕

字佐公吳人
安成王主簿

天光寺碑

法雲旦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日晨登則暉光燭於有
頃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擎天鼓撞地鐘驅日月之師
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鳥策餘文龍宮遺教

莫不神遊房輿跡徧門牆思洞希微言窮名象珉陞凌
虛瓊樓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鴈塔慙珍日宇奪暉月宮
掩麗昔者姬水壽丘載紀山川之目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
名歌酒故邑賜復窮乎身世壘簾舊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
被物如露偃民猶草解髻傳珠抽衣受寶化違宅火功超
河岸捨我神居興茲靈館八龍豐殿四柱高廊並陳金壁
旁建玉廂縱橫雜樹間廁衆芳

保誌法師墓誌銘

誌天監十三年卒
鍾山詔倭為銘墓

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
進吳人張緒興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
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
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
日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
十三年即化于華林園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
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隕沈
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

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銘曰

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京緒冒莫詳邑
都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此風電將導
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辨觀往測來覩微知
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紹因謝弗援慧雲晝歇

慈燈夜昏

並藝文類聚
都一作居

王僧孺

字僧孺東海剡人
南康王諮議參軍

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

夫六書相因懸日月而無改二字一吐更天地而靡渝
雖書不盡言言非書不聞言不盡意意非言不稱是以
諦聽善思承茲利喜俯首屈足恭此受持若讀若誦已
說今說一音一偈莫非舟梁一讚一稱動成輪軌況夫
五力方圓四攝無怠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流方等之妙
說得菩提之至因沐此寶池照茲法炬香雲靡靡慧露
傍流出伽耶之妙城發娑羅之寶樹建安殿下含章基
性育德成體懷聲溢於秋水美義光於冬日事高祖丘

兔園名出前意後蒼損已利人忘我濟物傍通兼善無
礙無私若空谷之必應如洪鍾之虛受匡法弘道以善
為樂重以植顯因於永劫襲妙果於茲生託意紹隆用
心依止妙達空有深辨權實而玉體不安有虧涼暑行
仁莫顯楚君日見其瘳施德靡言漢相方饗其樂桂葉
龜腦固風寒之易銷荔葩鸞骨更騰飛之可孱沉復慧身
方漸善根宿樹無勞湔腸澣胃不待望色察聲有廣州
南海郡民何規以歲次協洽月旅黃鍾天監之十四年

十月二十三日采藥於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
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霄若有來將循曲陌先限清
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
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即
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屨年可八九十面已皺斂鬚
長五六寸髭半於鬚耳過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
二三寸隨風相靡膚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
亦長二三寸著赭布帔下有赭布泥洹僧手捉書一卷

遙投與規規即捧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
王魚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宿齋若不曉
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為
遺嗜欲等豪賤蔬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
行十餘步間忽不復覩規開卷敬視名為慧印三昧經
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為體理出百非義踰名相寂同
法相妙等真如言其慧冥此理有若恒印心照凝寂故
以三昧為名後又有濟諸方等學經此下又題云天竺

薩和鞞曰僧迦與海虎王經旨以流通至教軌法有體所以誠示大士化物方法言若濟諸蒼氓宜弘方等之教方等者大乘之通名究竟之弘旨其軸題云燉煌菩薩沙門支法護所出竺法首筆受共為一卷寫以流通軸用淳漆書甚緊潔點製可觀究尋義趣或微或顯稱在羅閱山著陀鄰尼行無來無去非住非止斯蓋驚嶽鶴林之別記寶殿孤園之後述不殊玉檢靡異寶函理出希微辭深鉤致是唯正說曾匪異端雖王導之得四

十二章安清之出百六十品無以或異大王沐浴持奉
擊跪鑽習多寫廣述闡揚玄旨孰匪醫王即斯藥樹不
待眼瞬無勞苦口捨茲六術屏此十巫昔或授編書於
汜上授揣術於谷裏乍有寓言且或假夢未有因應炳
發若此其至焉受命下才式旌上道敢因滓賤率此顛
蒙其辭曰

雷音震響綠簡青編匪言曷教非迹靡傳是資妙象實
寄幽筌照之慧燭濟以寶船懇哉至矣在應斯圓覆其

變黷浸此熙漣救焚援溺去蓋銷纏灼灼應韓英英河
楚松孤桂鬱鸞棲鵬舉照野光朝潤山枯渚濫源茲永
覆簣已多鬱為蕃幹擢此天柯寄誠梵表託好禪河接
足能仁心直妙覺用遺滯染是祛塵濁靡向非真何背
非俗一忘受想將捐味觸無德不酬有感必召吐彼神
訣示我玄要既蠲既已留華及少等以北恒均之東曜

出三藏
記集

中寺碑

夫玉律追天故躔次之期不變緹室候景則發斂之氣
罔踰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後心寄像聲形啟機於前
教兼真假之雙燭均空有而兩忘蘊三明而過十地圓
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億化起大千獎導羣有滋濡萬
類是用發廣大心吐微妙理將同商主取喻醫王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固以濯之慈水銷以慧刀永言六趣用
均一子中寺者晉太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所立
也斜出旗亭事非湫隘傍超壁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

年上座僧慈等更揆日締架赫然霞立信以填金可埒
引繩斯擬寫妙金樓模麗瓊闕峕偃蹇故三休而可
至竚篠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百栱合沓相持繡稅
玉題分光爭暎燭龍天矯將舉復宛威鳳鏗鏘如鳴更
戢旁攀鏤檻斜登鈿砌煜爚金鋪玲瓏綺構無風自響
不拂而淨耿耿肅肅信息心之勝地穆穆惛惛固忘想
之嘉所銘曰

玄黃雖弭權輿未測生滅相輪成壞不極篋蛇爭赴藤

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赫是用三明實開五力湛寂
無方示現多所踟躇吉樹慇懃禪渚斯道誰匡蒸哉我
王施踰寶鉢供等檀牀蕭宮改構梵宇方莊階飛瑞采
地起泥香日流閃爍風度清鏘道踰厥極固與天長

棲玄寺雲法師碑銘

渺渺大象茫茫真樸多淪愛有莫辯塵濁猗歟息心言
高理邈居之匪絢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玄覺且說
且定以披以握來遵北渚至依西嶽西嶽峩峩北渚迴

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麤衣惡棄厚安薄滅意囂湫

寄心廖廓

並藝文類聚

禮佛唱導發願文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固略荃象雖事絕百
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
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
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
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

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咸拯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

五體歸命敬禮

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

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蛇踞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汎莫不屈膝係頸迴首革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

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粹不言而化行無為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句極不勞芥藻無待審諭況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諸君殿下歸命敬禮

云

云仰願皇太

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侔於磅礴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衮之貴坐槐憩棠之尊
猶應共惜東暎俱吞西嶠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
銜信秉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
寶瀾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
殿下歸命敬禮云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
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藹周親作鉉則與
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
之貞悅

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鏘桂縟觀寸
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爵詞富雲臺彬
彬疊疊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

云

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

朗永鍾清祉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光
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
田

夫道流雲幄德感椒闥必以前藉勝因宿稟嘉數況重

霑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
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彫璣撤靡麗
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為六宮眷屬歸命敬
禮

云

云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媯辰震彩鵲圖傳

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賢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
無倦義興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
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

為諸公主歸命敬禮

云

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

根四攝四依已遵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盛此王姬
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
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
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
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
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已來至于今日所

為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
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侮
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
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
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
自投歸命敬禮云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
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
取之惑興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
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
本肖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其莫辨導
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
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遭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
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
輪迴生死恣其六愛興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

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
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
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
數當知刹那交謝瞬息不流東搏纔吐西崦已仄譬閼川
之駛流若棲葉之輕露偽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
兩明真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
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淳靈
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

真金之愈瑩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
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闕捷盛來緇素
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
雲清桴遙奕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
東方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
萬祉周集愕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
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

十地云觀有羅殺之疑三乘稱見懷狂羊之惑自非鑒
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
拯物貼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曜唯在即世舜黑
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勤
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塗運
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
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
生成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為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

敬禮

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

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氤氲無爽條風
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
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為導
為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
溫儀從蒿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
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已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
城不闢慧扇方掩而聖后驚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

壑道浹人祇福隆桃墀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斯妙果
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 云 仰願重明累聖優然如
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華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尺步衆等
相與增到為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 云 願諸

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高魯衛義重
間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
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

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已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
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
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為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
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

云

大乘奧

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
八聖願六氣氤氲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幽
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

識遵依刀林輟刀劍樹摧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閭室
生明大啟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

初夜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驚塵轢莫之比明暗遞
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蟲習苦桂蠹喜
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麴義非他召事實已招
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
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驚於當年莫

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身安輕靡繁絃
促柱極滔湮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
若木出沒曾不闕人蹲烏顧免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
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
厨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蠶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
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輟裂肢解方斯不臻其
痛斷趾鑿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壅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

同商主乍等醫王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
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
解紛說理制之日夜稱為八關以八正鑰為法關捷斯
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等衆相與運誠奉逮南平
主殿下歸命敬禮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
嶽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
滅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矯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
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

無礙智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則神靜志
怡壁月珠星含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鐘浮響
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
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沉復天尊端嶷威光四照
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
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歎密義
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
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

簫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拊箏之華重建希有之

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

云

仰願大

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

惠聲與八風而共遠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

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袞服瓊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

緹幟貫千祀而常然

並廣弘明集

陸雲公

字子龍吳人中書黃門侍郎廣弘明作陸雲誤

御講般若經序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起
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
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皇帝真
智自己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頽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為尊每
以蒼生為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慙

懃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躋駁五部乖謬
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徧滯未見沈珠之寶自
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
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
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
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
為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
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

新學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
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啟請御講說斯經有
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
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來
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
奢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
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囿於底
人重以華園毀拆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

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
宇結翠巘之陰峩峩重閣臨丹雘之上廣博光明有邁
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實符歡喜之園於時三春屆節萬
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
金池淪漪八德洞啟高門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誼聽
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俗
娛延二座以問道宣城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
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廡映蟬冕委

蛇冠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北趨榮
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香煙被淨居之服升須彌之座
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
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者僧
亟淪偏執專仗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
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
莫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增
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

容百辟卿士蕃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
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
馳聞大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又別
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
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
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闕塞之
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
猶未啟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

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
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
鄮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
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
地用表至誠昔剎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
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
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光宅天下
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非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

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
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
入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
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
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踊
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
捷椎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絰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
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更無

迫近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廚匪宿辦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氲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邁雨華於徃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為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

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叅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

蕭子顯

字景陽蘭陵人吳興太守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在胷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亶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

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劫之初
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為示同有學檀忍兼修
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
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
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
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
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為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
明本發軔與究竟同流奧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

鮮能堪受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
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綍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
乃摛以翠縑刻為金篆衆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
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為仙簡
於焉已劣皇太子承萬幾之暇日藉聽朝之閒覽譬彼
薰風願聞弘說慇懃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太
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
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

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袞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詔音旨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輠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衡樽之俟酌加以長筵亘陞冠冕千羣充堂溢雷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棘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

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
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
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衆
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
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
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
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
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

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為貴即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揆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

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卅宇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觀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

厥諮諏罔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啟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為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為之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瞻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撒燭弛氣結舌

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
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素有
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讚歎
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容
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啟止蒙七日諸僧鑽
仰欲罷不能重復伸請更蒙二七而請益之衆顯顯不
已上以國務久壅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
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

奉親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饗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麤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為下牀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

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
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為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
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于
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為如法之
淨財量入為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賚故能構
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
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為巨
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為趨承欣欣請受

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為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為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者先為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仁心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

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馮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
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
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
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
至於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
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
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
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

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
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
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

並廣弘明集

裴子野

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歷鴻臚卿深信釋氏持其教戒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澮之清源
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閭浮直哉惟
清爰初夙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而天韻真確含章

隱曜沈漸人羣莫能測其遠邇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濬
壑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麗逖聽者弗
得其鴻名羈束戎旅倏起阡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
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重名不常居功難與畢且吉凶
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
廓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知歸矣
遂乃長揖五忍斂社四依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宗大明
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鬱爲帝師上人聞風自

託一面盡禮印公言歸庸蜀乃攜手同舟以宗太始元年出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辨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爲宗嘗謂攝心者迹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驅車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心以爲已任於

是曳錫踣步千里遊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
南過澧浦周流華夏博采奇聞土木形骸琬琰心識靡
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
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盛經明每稱
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學何詎常師于時具隱二
上人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頴律師洽聞溫故翰起
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為周旋爰及還京洛以
頴公為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捨稊稗而膳稻梁

會鹽梅而成鼎鼐其理練其旨深膚受未學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無間八萬咸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暉光令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棲雲於具區營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櫬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來儀變梵為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華維摩之宗徃徃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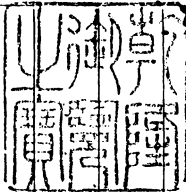
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寡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析毫釐粉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冒懷故能使反戶之南彎弓之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邨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答曰我

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燠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
主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
響若不留聽圉辨者土崩負强者折角莫不遷延徙靡
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為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
以待問發言盈庭曾無忤色虛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
疎附訓之如一少壯居家孝于唯友脫屣四攝愛著兩
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恕哀蹙抑而不臨常曰道俗
異故優陀親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煦濡蕭

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
餘講撰義記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為妙絕古今
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
僧尼殷赴若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
居敬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善誘甄藻罔遺於時臨
財廉取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渤碣
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
道進等感梁木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闕俾陳信而有徵

庶流芳而無愧

廣弘明集



釋文紀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李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二十七

明梅鼎祚輯

梁八

劉孝綽

字孝綽彭城人秘書監

答雲法師書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勅旨所答劉太僕思効啓義窮深
遠語兼巧便伏聞希有身心踴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

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無
紂馬事極寰寓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茲善覺降
迹閭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導三有仁濟
萬物猶以法藥未周寶船不倦解劒却蓋躬詣道場瑞
花承足人觀雕輦之盛金輪啓路物覩重英之飾顯實
開權事均祇驚本無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膚引梁丘
隨劍之說日磬觸悲之辭何異迴龍象於鬼徑注江海
於牛跡聖旨慇懃曲相誘喻豈直淨一人之垢衣將以

破羣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幼覩真言但惑網所縈
塵勞自結微因宿植仰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餐香鉢復
得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葉受潤大雲猥蒙開示
深自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廣弘明集

棲隱寺碑

開方便門示真實相置甘露室遵甘露津苦語敷言隨
方弘訓俯心降迹逐物重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慙其
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八慢九邪一淪而莫曉如彼醫

王等之藥樹去聖茲遠思聖茲深誠敬所先是歸龜象
自妙法東注寶化西漸公卿貴仕賢哲偉人莫不嚴事
招提歸仰慧覺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

給孤焚蕩善勝崩淪堂宗匠克紹慧因地雖舊域其宇
維新召棠且思羊碑猶泣况我仁祠義踰生立遺愛伊何形
于南邑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殿連雲金層輝景衢交
達巷門臨樹屏五居推妙三空愧靜銘施柱側記法窟
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衆說敬勒雕鐫分域未滅

斯文在衞

藝文類聚

劉孝儀

字子儀
諱弟
豫章內史

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

昔堯乃則天莫能名其聖孔纔譬日無得稱其道况復
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
辯猶聞獻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
九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
簡於是未聞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

還林現疾夢樹既沈梵花獨反猶有香杖疊衣紅爪紺
髮可得崇以妙利顯用珍函彼彌陀感化殊攝日輪照
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
瞻仰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
始則映顯巖間猶對鷺山之禮未又徘徊閭外似救毗
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內披蓮未為多有銘曰
奄有淨國寶應多祉葉產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
荷遞起伊尹慙桑伯陽羞李

平等刹下銘

香薪已燎花疊盡然頻果絕其軟言綿毫收其廣照紺
鉢遺采託慕所依紅爪餘暉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
玉刹競修豈止天界飾其四圍龍宮陳其七寶樹似菴
林峯疑驚色孕吐仙霧涌瀨靈泉燕室緣雲精廬切漢
制兼秘殿采美御房羲和假道於眾愚翔鸞迴翼於飛
棟建章厭勝未及雕礪甘泉避暑豈窮輪奐檻綴玫瑰
階填粟玉絡以如意飾用沈檀火齊勝明燭銀颺采釋

梵奪其身光日車貶其輪照辭曰

惟茲寶塔妙跡可傳盤稱鄴境樓美涪川雙龍虛繞九
鳳徒懸豈如神刹耿介凌煙珠含魄月幡垂淨天寶鐸
夜響銀地朝鮮檐棲迴霧砌卷香蓮翻蠹下梵墜鶴歸
仙恒沙擾擾世界綿綿踐茲勝影祛彼蓋纏

劉孝威

字孝威儀弟
太子中庶子

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

北戶錄注作謝賜聖
僧餘福果食一頭

齋桓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捺糗漿五

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
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
奇多慙品族

謝東宮賜淨饌啓

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
兼醴乳漿包蔗榛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
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
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為皇太子謝勅賚功德馬啓

伏惟忘我徇物屈已濟民該天地而大捨總日月而為
施既脫輓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駟駘
之廐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贖謹當秣以柏葉飴
以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

並藝文類聚

劉孝標

本名峻字孝標平原人安成王護軍參軍

與舉法師書

釋智順傳法華惠舉為順墓誌銘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述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斬仙之

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是涼雲送秋道勝則肥
固應顧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藥酌清澗
之泌流旦候歸鴈晨鳧暮聽羈雌獨鶴神影影爾蓋象
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旁若無人孝然
堅卧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騫經圃翱翔
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曼
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
外發歲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

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纈不覺
紙藝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璧意睠睠於菁
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漬湧莫
限隈岵以玉抵鵲昔傳餘寶冀閱清徽用瘳眩疾然越
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廣弘明集

劉之遴

字思貞南陽涅陽人太常卿

弔震法師亡書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
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
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疚悲推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
纏綿永住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
通疏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衆豈直息心
標領亦為人倫之傑弟子少長游遇數紀迄茲平生敬
仰善友斯寄衰疾待盡不獲臨泄鯁慟之懷二三增楚
扶力修嘒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肅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
永絕惋怛抽推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
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
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
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眄接自還鄉
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
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迂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

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瘁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
可弭歎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歎殿下自為作銘又
教鮑記室為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
諸事行及微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日誌石為薦并呼
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泣然投筆悽慙劉之
遶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八月二十日之遶和南法界空虛山木墮壞尊師大正

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摧哀
慟深至不能自己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
何奈何大正德寇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
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五時九
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生
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徽言不絕實
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知慧備六
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

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日傾殯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游接五十餘年末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春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末由彥執伸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咽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印闍黎書

裴子野撰南齊智稱法師碑云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鬱

為帝師未
審此為何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誠無感奄丁禍罰攀號永住五
內屠鱠自咎自悼萬歿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亂繫想
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戀著母子恩深嬰此長別
肝心破潰不能自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
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永畢不可復希長
號懊惱無心苟存伏度聞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拔

必使亡靈游於淨土不圖此啓臨紙崩絕大喜和南

並廣

弘明集

王筠

字元禮琅邪臨沂人太子詹事

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

結宇山椒疏壤幽岫蓄雲泄雨靄映房櫳浴日涵星翻
光池沼震居暇豫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城
寶相之談金河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遠幽玄掖庭為
道心之宮華林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

法之筵衆多於方丈開寶函之奧典闡金字之微言顯證一乘宣揚三慧辯才無閼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生咸知妄想隨類得解俱會真如銘曰

形在江湖心超祇鷺思協風雲量包宇宙軒瞰蒼波窗承翠嶺須枕煙露曄持光景

開善寺碑

妙門關鍵闢之者既難法海波瀾游之者未易是以軒稱俊聖堯曰欽明韶濩有美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

地平天成惟事即世移風易俗匪止今生至如訪道峒
山乘風獨遠凝神汾水窅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談景
慕神仙之術斯皆不度羣生事局諸已篤而為論道有
未弘熏風璫露散馥流甘璧月珠星聯花颺葉脩旂繞
於雲根和鈴響於天外玉池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
銘曰亭亭切漢耿介凌煙層霓霞聳飛棟星懸

並藝文
類聚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詩序

奉和皇太子懺悔詩仍上皇宸極聖旨即疏降同所用

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拮採餘韻更題鄙拙

與東陽盛法師書

菩薩戒弟子王筠灋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
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
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叅軍仰述存
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慇懃之旨歡欣頂戴
難為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嗤絳人之未
高同英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剛曾不先落延

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
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歎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
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恨此樊籠迫茲纓鎖無由
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
形跡惟願敬勛保此期頤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
軀真在旦夕指陳丹款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雲僧正書

弟子孤子筠頤首稽首和南弟子釁結幽明備嬰荼蓼
攀援崩踴肌髓糜潰尋繹煩冤肝腸寸斷號天叩地永
隔精誠捨命捐軀終無補益思欲仰福廣為法事以伸
罔極之痛少寄追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教建齋設
會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羣生其福不淺仰惟大正
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包空有照通真俗多聞不
窮機辯無礙一代師匠四海推崇弟子宿值善因早蒙
親眷情同骨肉義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內典則

為善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願來歲夏中欲仰請講
說弘法之情既無彼此眷愛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
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遂豈圖一旦忽有斯白臨
紙崩踊言無次弟子孤子王筠頓首頓首稽首和南

與長沙王別書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比勝納承八東禮
拜用深傾仰昔藩后遨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
川送遠縱金飛旆汎此安流猶復見重良書以為盛德

未有選日簡辰歸誠繫念尋法城之遊逗祇園之聚翹
心讚歎無以譬說僕夙疾增瘵蹇廢蓬門不獲執離彌
深傾懃願敬勗白書不次王筠頓首頓首

並廣弘明集

與瑗律師書

筠和南至節過念哀慕深至情不可任寒凝道體何如
想比清豫弟子羸勞每惡愒弊何理眷請勤御比日來
敘遣白王筠和南

淳化帖

劉勰

字彦和東莞莒人歷步兵校尉為文長于佛理就定林寺出家名慧地

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

夫道源虛寂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司其契是以
四海將寧先入威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況
種智圓照等覺徧知揚萬化於大千搞億形於法界其
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
而金姿誕應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
象譬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舲浙水馳錫
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竒肱之飛車類似更

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霓椎鑿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雉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躑

躑而忘歸

藝文類聚

滅惑論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
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死為泥洹未見學死
而不得死者也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辨夫佛法
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
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
誑以仙術術極於餌藥慧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
而泥洹可冀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遇棄妙
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翻無際神

暗鳶飛戾天寧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
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髡頭主
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為黑不
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益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
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

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
况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
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準以兩賢無
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偽興造無費苦尅百
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况人不蠶而衣不因
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
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

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

業誑言之訕

一作訕

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

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於戰伐
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十里無煙國
滅人絕寧此之由京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
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準今何損
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

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讐服屬永棄
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滅惑論曰
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明一揆若命
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於梵業是以
諸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
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見於格
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
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別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

相推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沿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
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
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
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
何可得從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
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
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二故名教有二縉
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

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潛神滅愛修道棄飾
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
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
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
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
以母拜于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
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故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
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

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為浮屠西域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祿後改為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猶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祿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

以圖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
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
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周頌允塞晏安乖聖德於
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
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
哉西域無教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
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西域麤獷欲斷其惡種故令

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滅惑論曰雙
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
李叟出關運當周李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
猶滅其迹况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教化
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域怯弱北地繁熾若老
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強狄而反滅怯弱遂令強敵橫
行邊烽不息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湑為酷覆載無
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

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佛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僞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麤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

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
上義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書符湯武抒暴
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
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戎之種若言非邪何以奉
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
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竝應寂滅無心而玄智
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

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
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
以十地為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
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
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
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
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
羣生無異也故能振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

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為道聽名則
邪正莫辨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
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
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
三世弗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
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
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
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野豎

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與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
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不足算況效陵
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
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
邪貪壽忌天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
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共
愛故寶惜洩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
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動

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姦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
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
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實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
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述則
蠹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
寧比玄妙上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
幻邪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孰
與藏宮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脣齒

校以形迹精麤已懸覈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麤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離朱曰我明也

弘明集

張綰

字孝卿范陽方城人尚書右僕射

龍樓寺碑

蓋聞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故知局於泥甃者未測滄溟之浩汗篤於一時者寧信寒暑之推移何異乎玩即世而弗悟於生死之流耽假樂而迷於真覺之觀銘曰識相栽萌無明重蔽五住次起四生無際苦海倒流業

風橫厲彼岸何遠津航絕濟輕毛易轉花水難留寔逢
象正悟彼生修照曜真法逍遙寶舟占彼勝地胥宇攸
安遙川縈帶峻矩盤桓霞生蓮堞風起長瀾冬室停燠
夏臺增寒

任孝恭

字孝恭臨淮人
中書通事舍人

多寶寺碑銘

寶傳茲日法象斯時瞻風候景石陞開基準繩秋子取
則迦夷業隆千載道盛一期上當星紀下接蓮峯還瞻

朱閣却背青松朝雲曖曖夕霧溶溶階通獸迹徑有禽
蹤衣移峻嶽錫叩飛泉土木綈錦玉石雕鐫寶階雲構
綺壁霞鮮蓮舒藻井芰繞蘭椽法堂每誼禪室恒靜藏
韜仙說臺含佛影葉下秋林煙生春嶺

並藝文類聚

郭祖深

襄陽人歷南津校尉加雲麾將軍

上武帝封事

南史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為後軍行參軍與樞詣闕上封事雖

不能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廣弘明集據襄陽者舊傳僅載數行南史亦云其略

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禡

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勲太過馭下
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人多徑直弦者淪
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
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
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為
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
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本年豐歲稔
猶人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

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
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譚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
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未置邇効賒也今商旅
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
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
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
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
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

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
禍須解醫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
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
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
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
主慈臣惟息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重
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
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

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鎰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惠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

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

條上

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此即前所云二十九條也

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

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
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朝廷擢用勲舊為三臚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
為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
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
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徒多投其募利其貨財
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
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僞戶之興良由此故

又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
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
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通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
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
則合村皆空雖肆責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
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
使至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
劔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

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

又請斷界

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撻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

其言深刻又

請復郊四星

荀濟

字子通潁川人家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帝知交及登位以其好亂仕不及之濟

負氣曰會盾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後奔魏謀匡靜帝為齊文襄燔殺

上武帝詆釋書

濟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遂上書論佛教貪淫妖妄又譏造同泰

寺營費太甚必為菑患帝怒將誅之奔魏

北史有傳不載此書廣弘明集條引折難今僅

條附六朝唐初人主大都信佛

故下多顧忌凡詆釋者悉略也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
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豎以控權三國由
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
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
海內殽亂三百年矣

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
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
怪之淫鬼曲躬供貪汚之賊禿耽信邪教諂祭淫祀恐

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

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

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禱杙於三峽左傳允

音姓捐

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

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

為月氏迫逐遂住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

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

跡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為佛佛

者戾也或名為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戎之軌躅竊不取一也

又按釋迦出戎割脇而誕摩邪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

自處不取者二也

三關

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佛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帝王之詔敕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多僧尼此定

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
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
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
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
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
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櫓
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
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舉之登歌歎功德則比陳詞之

祝史受覲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效旌旂之文
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陛下更傾儲供寺萬乘
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
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
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
之慈悲乎妖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
絕干戈今乃重闢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

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
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取
五也

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倣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
經也

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佛法反之多營泥木專
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

姦僧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姪殺乎僧尼悉然

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
縱姪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
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

佛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
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

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衲衣頭陀為務今
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饑
乏之憂遺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為盡理五不

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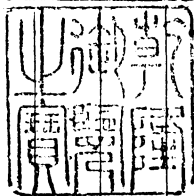
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偽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

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衆稱為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胤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

秦政受誑於三山漢武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偽豈懲前失

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偽姦詐為心墮胎殺子昏媾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昆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著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于子不子綱紀紊亂矣

廣弘明集



釋文紀卷二十七